



敦煌遗书

敦煌遗书，又称敦煌卷子、敦煌文书、敦煌文献等，指敦煌的古代先民遗留下来的经卷和文书。



【中华文化研究小丛书】

郝春文 著

漓江出版社

《中华文化研究小丛书》

郝春文 著

敦煌遗书



漓江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遗书 / 郝春文著.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6.2
(中华文化研究小丛书)
ISBN 978-7-5407-7650-3

I. ①敦… II. ①郝… III. ①敦煌学—文献 IV. ①K8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317688号

敦煌遗书

郝春文 著

责任编辑: 胡子博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2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10-85893190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大营工业区 邮政编码: 101117)

开本: 660mm × 950mm 1/16

印张: 8.75 字数: 92千字

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1560480)

出版说明

文化是人类的本质，唯有文化的兴旺发达，才有国家民族的振兴强大。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辉煌璀璨，一脉相传，从未间断，独步于世界民族之林。为弘扬传统，播传新知，砥砺精神，建设文化强国，我们谨从“秉文化情怀，做文化事业”的社训，特地编辑出版这套中华文化研究小丛书，以传扬民族文化精华，发布专门研究成果，期为读者、研究者阅读参考。作者均为国内外文、史、哲领域建树颇丰的专家、学者，他们从各自擅长的专题，提供简明扼要的讲析，文字不在其多，书不在其厚，重在见解之通达准确，独有会心，能予读者真知与启迪，领悟精要，涵泳其间。本丛书是一开放性的项目，我们真诚欢迎在这一主题下有更多的佳作加入其中。

漓江出版社编辑部

2014年2月25日

本书引用敦煌遗书缩略语说明

本书在标明敦煌遗书出处时,使用学界通用的略写中文词和缩写英文词,即:

“S”或“斯”:伦敦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斯坦因(Stein)编号。

“北敦”或“BD”: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编号。

“Ch BM”:伦敦英国国家博物馆藏敦煌绢纸画编号。

“Ch IOL”:伦敦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编号。

“S. P”:伦敦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木刻本斯坦因(Stein)编号。

“P”或“伯”: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伯希和(Pelliot)编号。

“P. T”: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伯希和(Pelliot)编号。

“Дх”: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敦煌文献编号。

“Φ”: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敦煌文献弗鲁格(Флуг)编号。

目 录

1	引 子 “敦煌遗书”不是遗书
3	第一章 敦煌遗书的概况
14	第二章 敦煌遗书的数量及收藏情况
25	第三章 敦煌遗书的内容及其价值
25	第一节 敦煌宗教文献及其价值
43	第二节 敦煌历史地理文书的内容和价值
55	第三节 敦煌社会史文书的内容和价值
69	第四节 敦煌俗文学文献的内容和价值
80	第五节 敦煌科技文献的内容与价值
90	第六节 敦煌写本四部书(古籍)的内容与价值
126	参考文献

引子 “敦煌遗书”不是遗书

提起敦煌,很多人不会感到陌生。如果说到敦煌遗书,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太多了。看到“遗书”二字,人们可能马上会想到死者临死时留下的书信。但敦煌遗书的绝大部分却不是这样的遗书,而是敦煌的古代先民遗留下来的经卷和文书。

1900年6月22日,一个名叫王圆籙的道士(图1)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发现了一个一丈见方、六尺多高的复洞(现编号为第17窟),洞内重重叠叠堆满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

这就是所谓的敦煌遗书(图2)。



图1 王圆籙道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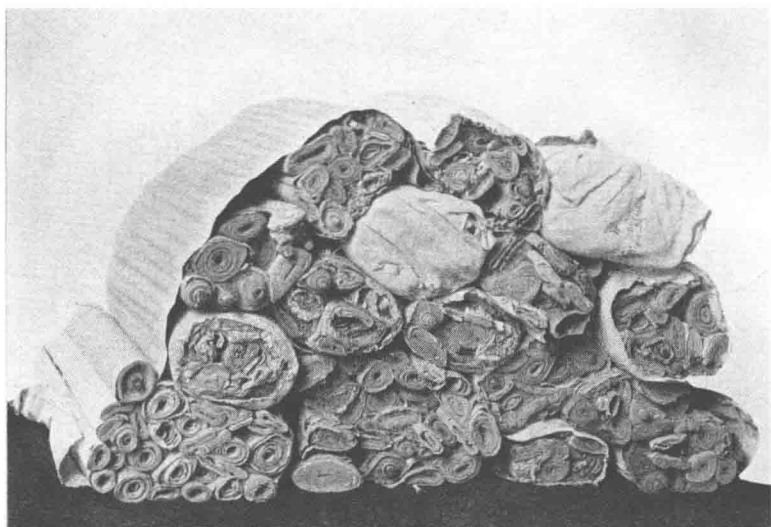


图2 包裹在白布包内的敦煌遗书

由于莫高窟是开凿在鸣沙山的断崖上,所以保存敦煌遗书的洞窟又被称作敦煌石室或石室。因为敦煌遗书的主体是手写的佛经,所以人们又把敦煌遗书概称为石室写经,并把保存敦煌遗书的洞窟称为藏经洞。

此外,敦煌遗书还被称为敦煌卷子、敦煌文书、敦煌文献等。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称呼呢?这和敦煌遗书的内容和形态有关,所以,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敦煌遗书的概况。

第一章 敦煌遗书的概况

一、敦煌遗书的内容

就内容来说,敦煌遗书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最多的是佛教典籍,大约占百分之九十。佛教文献以外的宗教文献,还有道教典籍、景教(基督教)典籍和摩尼教典籍。

宗教文献以外的文书,虽然总量不大,只占百分之十左右,但内容却很丰富,涉及古代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社会、民族、语言、文学、美术、音乐、舞蹈、天文、历法、数学、医学、体育、古籍等诸多方面。

二、敦煌遗书的时限

所谓敦煌遗书的时限,指的是它的书写或抄写年代。根据敦煌遗书上保存的题记,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敦煌遗书是后凉王相高所写之《维摩诘经》(图3),在公元393年(后凉麟嘉五年),这件文书现在收藏在上海博物馆。



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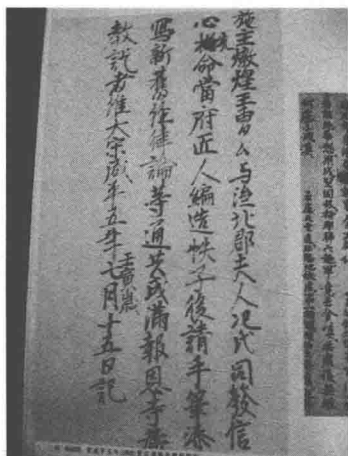


图 4 Φ.032B

目前所知年代最晚的敦煌遗书写于公元 1002 年(宋咸平五年),是敦煌王曹宗寿编造帙子题记(图 4)。

两者前后时间跨度达 600 多年。多数敦煌遗书的书写或抄写年代在唐后期五代宋初。

三、敦煌遗书的文本形态

敦煌遗书多数为手写文本,也有少量雕版印刷文本和拓本。

在古代,印刷术发明之前,文书和典籍很长时间内是以写本的形态存在。最初是写在竹简和木简上。人们把竹子和木头削成狭长的小片,在上面写字,每根简上通常只写一行字,多少不一,最多的有四十多字,最少的只有一二字,一般写二十多字。现在的书籍开本有大有小,古代的竹木简也有长有短,最长的三尺,最短的只有五寸。写一部书要用很多简,把这些简编连起来就成为书了。编连竹木简多用麻绳,也有的用丝绳(称“丝编”)或皮绳(称“韦编”)。春秋、战国和秦汉时,人们已经普遍用竹木简做书籍了。约春秋、战国之际,还出现了写在丝织品上的

书——帛书。帛书比竹木简轻便,而且易于书写。不过丝织品价格昂贵,所以帛书不及竹木简书普遍。东汉时出现了用纸抄写的书籍,纸既轻便又易于书写,价格也比较便宜,于是逐渐流传开来。到了晋代,纸书完全取代了竹木简书和帛书。敦煌遗书的时代正是在纸本手文书典籍流行的时代,因而多数为手写文本。

与手写文本相比,印刷文本因为可以重复印行,自然更加便于文化的传播。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一大发明,从古至今经历了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和激光照排三个发展阶段。

雕版印刷是在各种版材上雕刻图文制成印版进行印刷。早在汉代,就出现了封泥制印。盖印是代表签字画押,而且可以反复使用,应该说它是专门用来印拓文字的泥版了,可算是雕版印刷的先驱。隋代已有雕版印刷的记载。雕版印刷的材料,一般是选用纹质细密坚实的木材,如枣木、梨木等。制版和印刷的程序如下:先把字写在薄而透明的绵纸上,字面朝下贴在板上,用刻刀按字形把字刻出,然后在刻成的版上加墨。把纸张覆盖在版上,用刷子轻匀揩拭,揭下来,由于雕刻的是反字,转印到纸上就成了正字。我国虽然发明雕版印刷技术很早,但早期的雕版印刷品大多没有保存下来,因而,敦煌遗书中保存的数十件雕版印刷品,就成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的一部分。其中最著名的咸通九年(868)《金刚经》(图5),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标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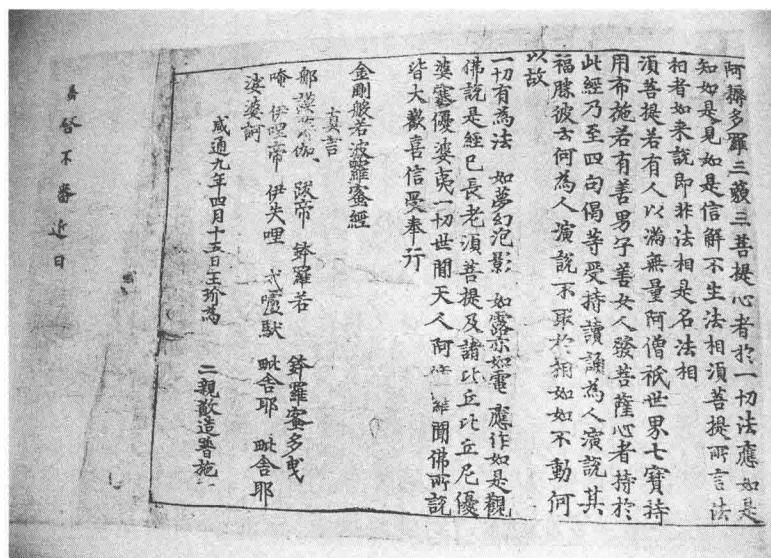


图5 S. P. 2 咸通九年《金剛經》(尾部)

拓本是指用薄纸贴在碑帖、刻石及其他器物的文字或图案上,用墨打出其文字或图案的墨本,是用纸墨在金石或其他质地刻物上捶拓出来的书法和图像,故又被称为打本和拓片。这种技术是在影印技术发明之前,我国古代长期使用的复制方法。从相关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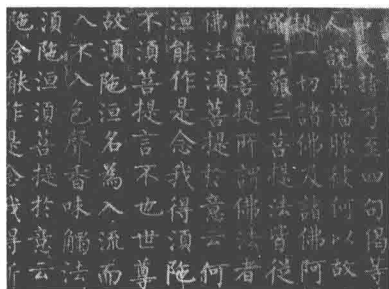


图6 P.4503 柳公权所书《金刚经》

拓本(局部)

载来看,拓碑技术在南北朝的梁朝时已经发明,但由于种种原因,早期的拓本也未能保存下来,而敦煌遗书中保存的数件唐碑拓本也就成了现知世界上最早的传世拓本。其中包括唐太宗的《温泉铭》、李邕《化度寺邕禅师塔铭》和柳公权所书《金刚经》(图6)等碑的拓本。

四、敦煌遗书的装帧形态

敦煌遗书的装帧形态多样,几乎包括了古书的各种装帧形式,但绝大多数是卷轴装。卷轴装也称卷子装,是纸质书籍和文书出现后流行时间很长、普及地域很广的一种装帧形式。其做法是先将纸张按需要粘成长卷,再用圆形木棍黏结在纸的一端,阅时摊平,阅后将其卷成一卷轴,这就是卷轴装的书籍或文书(图7)。



图7 S.1040 卷轴装《书仪》

卷轴装之外,还有梵夹装。梵夹装是从印度传来。在印度,很长时间内都把佛经

写在狭长的贝多罗树叶子上,故又称贝叶经。贝叶经是一片一片的,叶片上有两个孔,把一定数量的贝叶经摞在一起,上下夹两块硬板再用绳子穿起来。阅读的时候,绳子处于松弛状态,可翻动每一片贝叶经;读完佛经以后,把绳子勒紧捆牢,就成了梵夹。因为经文是梵文,上下有两块夹板,所以被称为梵夹装。“梵夹装”是因其采用夹板式的装帧形式而得名。敦煌遗书中的“梵夹装”,是仿制的或者说有所改变的梵夹装。第一个改变是经文不再写在贝叶上,而是写在纸上;第二个改变是经文多用中文书写(图8)。

第三种是经折装。经折装是折叠佛教经卷而成的一种装帧形制。卷轴装的书籍有便于收藏的优点,但也有不便阅览的缺陷,特别是长卷,展开和卷起都颇费时间。而且,经卷卷久了,会产生惯性。读过去的部分,会自动由右向左卷起;未读的部分,又会自动由左向右卷起。如果不随时调整镇尺的位置,书籍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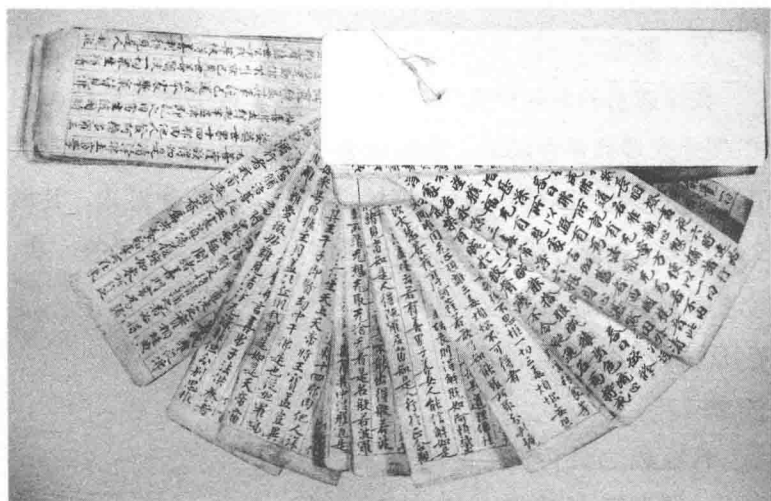


图8 P. 4646 梵夹装《顿悟大乘正理决》

文书就会从左右两个方向向中间卷起,使人无法阅读。于是佛教徒将本是长卷的佛经,从头至尾依一定行数和宽度连续左右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形的一沓,再在其前后各粘装一张与叠本大小一致的厚硬纸作为封皮,这就是所谓的经折装(图9)。与卷轴装相比,经折装的书籍和文书更加便于人们阅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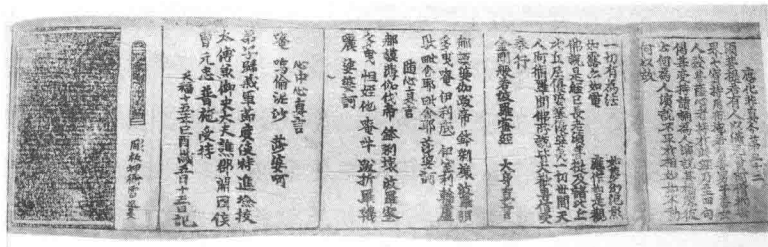


图9 P.4515 经折装印本《金刚经》

经折装的出现还有可能受到了梵夹装的影响。现存早期的经折装书籍,在书叶的中间部位,在抄写文字时就预先留下了孔位,有的书叶上还画了两个圆圈。所以,早期的经折装也有可能就是做梵夹装书籍时尚未完成的半成品。

第四种是旋风装。旋风装是对经折装的进一步改进。经折装虽然改善了卷轴装的不利阅读的因素,但如果长期反复翻阅经折装的书籍,书籍的折口处往往会断裂,使书籍难以长久保存和使用。所以人们想出把写好的纸页,按照先后顺序,依次相错地粘贴在整张纸上,类似房顶贴瓦片的样子。这样翻阅每一页都很方便,解决了卷轴装卷舒不便的弊端。但是它的外部形式跟卷轴装区别不大,收藏时从右向左卷起、捆紧,故从外表看仍是卷轴装。但里面的书页却是像旋风似的逐页朝右旋转,故被称为旋风装。旋风装的书籍打开后,其书页鳞次栉比,状似龙鳞,故又被称为龙鳞装。

旋风装是卷轴装向册页装转变的过渡形式,它既有册页装

帧的特点,又未摆脱卷轴装的外形。

第五种是早期蝴蝶装。一般认为,蝴蝶装是宋代雕版印刷盛行后流行的书籍装帧形式。其做法是将单面印有文字的纸面对折,再以中缝为准,将折页排好顺序、对齐,用糨糊将折边逐页粘贴在一起,形成书脊背。蝴蝶装的特点是只用糨糊粘贴,不用线。这种装帧形式由于版心集于书脊,仿佛蝴蝶的身躯,打开书籍翻阅起来就像蝴蝶飞舞的翅膀;收藏时,又好像蝴蝶合并双翼落于花丛之中,故被称为蝴蝶装。但在敦煌遗书中,我们发现了类似蝴蝶装的晚唐五代书籍。如 S. 5448《敦煌录》(图 10、图 11),为粗厚麻纸双面书写,每纸对折后粘连成册,首页背面有半页不书字,为空白,对折之后便充当封面,上仅书“敦煌录一本”作为书名。末页背面左半页不书字,为空白,对折之后便充当封底。这种装帧和后来的蝴蝶装的折页、用糨糊粘连的方法基本相同,唯一不同是后世的蝴蝶装是单面印刷,而此件是双面抄写,可以说是蝴蝶装的雏形。类似装帧的敦煌遗书还有 S. 5451《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唐末)和俄藏 Дх. 12012《唐五代文书》等。



图 10 S. 5448 早期蝴蝶装《敦煌录》 图 11 S. 5448 早期蝴蝶装《敦煌录》

第六种是包背装。一般认为包背装始于南宋,流行于明清。如上文所述,蝴蝶装的书页对折是有文字的一面朝内,折页之中缝粘连在一起为书脊。包背装的折页方向与之相反,是文字面朝外,折页的中缝在书口一边。书页折好后以书口为准戳齐,在书脊的一边打眼,用纸捻订起砸平,以固定书页。最后用一张稍大于书页的硬厚整纸对折,粘在书脊上,把封面、书脊和封底全部包起来。就外观来说,包背装和我们现在常见的精装书或平装书是一样的。这种装帧形式由于将书页订在一起,外部又有硬厚纸包裹,可避免蝴蝶装因只用糨糊粘连,容易散落的局限。敦煌遗书 S. 5589《大悲心咒》(图 12)的书页折叠、装订和包背方式与上述包背装基本相同,可以说是早期的包背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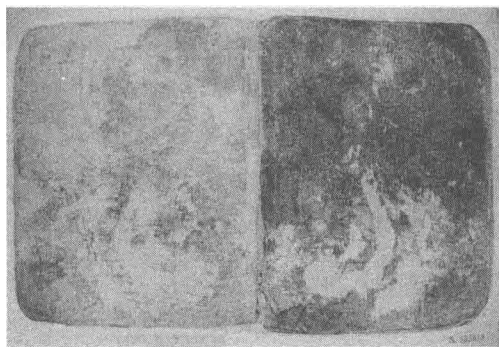


图 12 S. 5589《大悲心咒》包背装之硬厚纸封皮

第七种是线装。线装书是指用订线的方式将书页穿连成册的装帧形式。我们现在看到并仍在使用的线装书样式出现于明代。但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一批唐末五代宋初用线或丝绳缝缀书页而成册子装书籍。如 S. 5534《金刚般若波罗蜜经》、S. 5536《金刚般若波罗蜜》、S. 5539《十空赞文》、S. 5646《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图 13)等。这些“线装书”虽然没有后世的线装书精美,但说它们是线装书的前身应该是没有问题的。